

我演金玉奴



我演《金玉奴》

《金玉奴》老名叫《鴻鸞禧》，其中有鴻鸞星照命、婚姻天定等情節，我當初演這出戲的時候就把它們迷信情節刪去，改名《金玉奴》。後來在上海演出時，又逐漸加上了《棒打》一場。這次參加北京市直屬藝術團體觀摩演出又做了若干修改。現在我就談談金玉奴的表演，也談談對這個劇本的修改。

金玉奴出場念“青春整二八，生長在貧家，綠窗人寂靜，空負貌如花”這幾句，在動作表情里，全是天真的小姑娘的神氣動態，不可眉飛色舞，向台下亂指。因為她不是思春，她不過是在感慨年華如水，不覺自己已經長大成人了。然後想到老父辦事未歸，心中悬念，開門看望，無意之中，看見莫稽由於凍餓倒臥在門前雪地里。玉奴哪有見死不救之理，就起下憐憫之心，叫他進院裡來，這一來是為避風雪，二來也免得被人看見她招呼一個男子，談長道短。不想莫稽無有感謝之詞，反撒賴說“行走不便”，因此才招出金玉奴說了句：“難道說我還抱着你不放嗎？”可是——一個小姑娘說出這話，覺得失言，不由得害羞起來，在這裡並沒有調情之意，演

的时候必須要注意。这时正好她父亲金松回来，一看这情形竟誤会了，就大喊大叫，怒气不息，把玉奴叫出来。金玉奴說明情况之后，金松气消了，反把莫稽叫到屋里来。这时，金玉奴趁机撒娇說：“我們把他叫到院子里来，您那么生气；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您怎么把人家叫到屋子里来啦！”說这一句話的时候，要表现出这个小姑娘天真活泼、頑皮淘气的神态，眉眼手势都要一致。我演的时候，手势是左手二指伸出，手背向外，手心朝內；不用一般兰花指手心向外、手背朝內的演法，就是为了适合于她当时的神态。莫稽吃完豆汁，金松叫他走，玉奴又将他唤回，原本中也不过是挑他“謝字不答”而已。至于婚姻問題，是后来由金松提出的。我把这里改了一下，改成叫他回来，見他語言和藹，态度恭敬，就由怜生爱，想到自己的婚姻問題。我想怎样能使观众明白我的心事呢？于是就在这里加了几句唱，在念白里也向老父透露出一点暗示。但金松並沒有明白，大打其岔，金玉奴才不得不說出留他在家就成了一家人等話，說完了就羞得面紅过耳，扭轉身去。下面接着是金玉奴以取热杂和菜为名到后面去了。下場时她暗囑莫稽說：“我給你热杂和菜去啦，你可別走哇。”我这时用右手指着莫稽背着老父笑下。这一笑包含着无限深情，但这是少女的柔情，不是蕩妇的騷意，所以一定要掌握好分寸。

結婚之后，金玉奴与莫稽一同上場，原来一人只有

一句唱，然后就念。我改成了几句对唱，为的是表现出金玉奴从家长里短的话里，逐渐地了解莫稽只想继承岳父的丐头生活，没有上进之心。这时金玉奴的脸上由喜变为微怒——因是新婚，多少要顾及夫妻的情面，所以不好意思大怒。我演时眼往上微翻，脸上肌肉稍加绷起，闭嘴，用目斜视莫稽，唱完劝他力求上进的词之后，就哭了，坐在外椅用帕拭泪。等听到莫稽说出“我舍不得娘子你呀！”这句哄她的话之后，她就转怒为喜，止住眼淚，以笑眼看着小生，目不转睛地说：“闹了半天，你敢情是舍不得我呀！”我所以这样表演，是为了表现她揣摩不到对方的内心深处，竟听信了莫稽的花言巧语，以作为后来上了他的当的伏线。

莫稽在金玉奴的催促下，与她父女一起进京赶考。他去考试，金玉奴在店里盼他回来，在上场时唱的原板中，就有一些盼望的表情，第一句唱完，走出店到上场门看望；第二句唱完又往下场门看望，这是怕他落第而不敢回家，心中不安。莫稽回来后，金玉奴欢喜地问他考试之事。莫稽只说了一句“倒也得意”，就说“我腹中饥饿”，有些怪金玉奴不问他饥渴，因而不满之意形诸脸上。金玉奴只得安慰他说：“候爹爹要饭回来再吃吧。”金松一回来，金玉奴赶忙起身，满脸笑容，直奔父前问道：“您要求什么无有？”这时玉奴眼一翻，心中暗喜，觉得父亲来的恰是时候。她在问父亲的时候，先注视一下老父面色和苍白的胡子，想到父亲为了养育

子女費盡了千辛萬苦，心中不忍，不由嘆息一聲。然後眼皮稍垂，看到要來的飯，不好意思馬上端過去，但又不能不端，帶着“訕不搭”的神氣，慢慢地從父親手里取過來，轉身送給莫稽。她在莫稽面前總是笑容滿面的。莫稽接飯讓一句“娘子請用”，金玉奴面帶笑容說：“相公請用，我還不餓哪。”此時金玉奴不是不餓，而是為了要她丈夫吃飯，自己才忍着餓說的，所以臉上應有溫柔、賢惠的表情。

莫稽考中之後，報錄的來了。莫稽這時還是和藹、謙虛的，拿了報單請岳父、妻子觀看，金玉奴說：“大家同看。”莫稽毫不客氣地說：“我念與你們聽。”玉奴聽到丈夫已然得中進士，樂得眉開眼笑，眼向天一望，雙手一拜，向地一望，雙手一拜，表示謝天謝地。在這些舉止動作中，都需要流露出她內心中的喜悅，笑的閉不上嘴。說道第二報就不相同了，從此莫稽就官腔十足，所謂“小人乍富”，這是在第一報后就安下根的。第一報莫稽看過後，囑咐金松從今以後不要在大街乞討，怕外人知道有失官體；他是有意說的，金松卻無心說出：“我若不要飯，你还作不了官呢！”听了這一句話，莫稽索性把臉一沉，發起脾氣來，說：“從今以後大家需要拿出些規矩來。”玉奴本來想，作官也許要有官體，所以听莫稽囑咐他爹，心里并不难過。但是听到“大家需要拿出些規矩來”一句，覺得特別刺耳，因此伤心含淚，随着“嗒、嗒”一連串鼓鍵聲音，慢慢起

立，两眼凝神，偷偷斜瞪莫稽，但又怕他看出，右手徐徐上举，心有所思，小心謹慎地輕步出門，眼直視，手下垂，略为鎮靜一下，然后左手上揚，为遮住莫稽眼目，怕他看出，右手悄悄地掌心向上，用四指动作，将父喚出門外相見，面對面互相默望。玉奴肩微聳动，声音哽咽，双眼不覺淚下，抽搭地劝說父亲多加忍耐。金松因疼爱自己的独生女儿，反倒安慰女儿說：“只要你們小夫妻和美，我没有什么。”父亲的慈爱心腸，更使玉奴感到自己連累老人晚年吃苦受气，不由放声大哭，被其父用手勢提醒，勉强止住哭声。回身進門，又怕脸上淚痕和衣上淚迹被莫稽看破，有伤夫妻和气，于是左腿才入門急又撤回，然后用右手拭去脸上的淚，再用左手擦去衣上的淚迹，双手整衣襟，摸鬢整发，入門归座。第二报上来，金松喜得忘了刚才莫稽的申斥，急忙跑進門，手舞足蹈，欲向莫稽回稟，玉奴連忙用左手遮莫稽，把右手二指伸出与眼神配合，暗示其父，意思是說：“您又忘了刚才給您的难堪了嗎？”金松会意，馬上改为低三下四、前倨后恭的形态，用手遮嘴，唯恐自己的口臭。而莫稽則得意洋洋，官腔十足，居然把岳父当作佣人看待，閉目养神，仅仅說了一个“传”字，金松只得回答了一个“喳”字，躬身退出門外，憋着一肚子的气向报录的大声叫喊說：“老爷发脾气，小心点。”报录的两次進門，金玉奴都用右手遮面，这一則表示古代女子受封建束縛，不能隨便見男人；二則說明

店中房屋窄小，无藏身避人之地；三则也有些怕丈夫見疑。莫稽趾高气揚地二次看报单，金松不知趣，也湊过去看，莫稽馬上將报单直伸到金松面前，使其难堪。玉奴并未看到老父尷尬形态，此时也从莫稽右肩探头偷視，莫稽又用右手持报单給她看，二人四目相对，莫稽恶狠狠地逼着她归座，意思說：“你識字嗎？怪不錯的呢！”玉奴羞愧难当，徐徐低头，自覺沒趣，叹息一声，就撫弄衣襟聊以自解；但是她仍然在关心莫稽前程，側耳傾听讀报单，及至听到丈夫实授德化知县，心中暗喜，仍暗拜天地。

夫妻一同去上任了。来到江边，玉奴望見官船，便欢喜地直奔而上。莫稽拦住她，用右手打了玉奴一个趑趄，几乎把她打下江去，幸而背后有老父扶住。她右手搭在父亲的背上，左手下垂，两眼注視莫稽，象是被打傻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发起脾气来了。这时莫稽哼了一声，瞪目斜視，甩袖，昂然上船。玉奴遭到打击，才悟到莫稽是嫌貧爱富的人。这时玉奴漸漸回头与父对看，都落下淚来。玉奴不愿意随莫稽去了，抽身欲回家，被父亲拦住了；再上船时看到江水，瞪目背手，一橫心想要投江一死，又被父亲拉住，金松捋髯說：“还有我哪！”这时玉奴回想起当初婚姻乃是自选，父亲也以为晚年有靠，不想莫稽变心，使老父非常失望，假如自己再抛下父亲一人，无人照顧，豈不苦上加苦。玉奴想到此处，两眼平視前方，凝神思索，不覺心酸，又落下泪

采，徐徐搖搖首，表示死不得。繼而點頭嘆氣——為了老父只好暫時忍耐，到了任所再作打算。這時玉奴右手水袖一翻，踏上跳板上船；背右手，左水袖搭在右肩上，彎身先進頭和上身，然後左腿跨入艙內，直身，與莫稽對坐。³³（上船這一段，金玉奴沒有說話，全是仗表演來表現出她複雜的心情。）莫稽毫不客氣，把岳父就當作佣人，大喊“金二斟酒”，金松與金玉奴斟酒時，她欠身來接，一來心中很難過，二來也很不安。我在莫稽睡下後加了一些唱詞和表演。玉奴滿懷心事，前思後想，睡不安枕，朦朧間還好像看見老父給莫稽斟酒，遭受擺弄的情景，於是又氣又恨，唱了一句二黃倒板：

“對岳父喚金二令人可恨”，揉眼立起，唱到“他盛氣凌人”，用手指着莫稽腦後，從看他的眼神中顯出不滿他的狂傲和得意忘形。然後走出艙來，看到父親睡臥船頭，無有鋪蓋，很難受。唱到“冷氣難禁”，想要回艙取件東西，替父親遮蓋，但是想到艙中並無一件取暖之物，就把自己身上的外衣脫下，回顧艙內，怕莫稽看見，雙手持衣，輕輕蹣步走近父前，為父遮寒。她跪倒父側，欲喚醒說幾句安慰話，並告知老父，到任所後一定離開他回家奉養您。哪知父沉醉如泥，酣睡不醒，於是她仰面大哭，又忽然明白這是在船上。眼睛是先仰望天空，又平視四外，然後低頭看水：一片汪洋。接唱：

“天連水水連天，哭訴無門。”唱完起身，心中萬感交集，悲從中來。想到走投無路，氣憤難消，用手撫摩胸

前，以抒暢心怀，自己劝慰。此时夜色已深，身上寒凉，欲进船艙，唱：“到任所，再看他——”，唱到“他”字时，伸右手二指，狠指艙內莫稽，同时，蹲身进艙。恰巧莫稽正出艙，二面相对，莫稽满脸堆笑，故献殷勤。玉奴当时举止失措，輕輕收回右手，轉身寻觅措詞应付莫稽。接着把右手落下，手背向外，左手同时慢慢向上，斜伸出二指指向天空明月，同时挺胸塌腰，脚踵抬起，脚尖着地，全身均由脚尖力量支持。眼神随着身体和手指一齐一順边地仰望月亮，接唱上半句：“月色光明。”莫稽借此为由，說他有些雅兴，强使她同在船头赏月。玉奴数次想要进艙，都被莫稽拦住。莫稽满脸陪笑，假作溫柔，花說柳說，大灌迷湯，玉奴禁不住这种甜言蜜語，就随着他指月指星指水的动作，結合音乐，作出嫵娜舞步（这是一种双人舞的場面，但不能用的生硬）。莫稽向下場門指水，假說有金色鯉魚游来，玉奴信以为实，两眼直勾勾地向水中寻視。莫稽有意将她挤到船边危险之处，玉奴不省其意，还問金魚在哪里。莫稽心毒手狠，一个冷不防，掙过玉奴右臂，此时玉奴明白莫稽是要害她了，要向他哀求饒命，想說明今后决定不累贅于他。但莫稽捂住她的嘴，玉奴仅仅叫出一个“爹”字，就被他一脚踢下江去。玉奴落水后，身段随波浪作一起一伏状，随音乐、水声轉动，漂浮而下。

金玉奴被八府巡按林潤搭救上来一場，我在述說被

害的經過時那一段二六里加了一些小的動作，隨唱隨擰，周身濕透的衣裙，拂拭甩發兩鬢上的泥水。這一則表示剛從水里上來，二則也免得直挺挺地站在大邊台前呆唱（也可以兩边走動着唱，使人感覺不僵）。

這個戲從這裡起，我做了較大的改動。新的處理是这样的：林潤救了金玉奴，就想息事寧人，準備叫她再與莫稽重圓。第一，因為他是一個官，自然官官相衛，不願他的屬下出丑；第二，因為封建社會風俗，女子應從一而終。但是金玉奴心中有一定之規，她已經看透莫稽這人的鬼蜮心腸，決心不再與他重聚。可是當時她對林潤成全之意，未加可否；這是因為如果此時表示堅決不嫁，和林潤鬧成僵局，則後果不是林潤撒手不管，就是將她趕下船去，恐怕又遭莫稽暗算。此時她有意借重林潤的官勢，準備在洞房之內當眾揭穿莫稽的負義行為，然後隨老父一走了之。老本在下面有拜堂一場，玉奴並有揭開蓋頭偷看新郎是否莫稽的動作，這場戲我全給取消了；同時也刪去玉奴和林潤插圈設套的戲。這樣的處理，為的是表明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當然戲的結局也就不可能再團圓啦。

最後一場洞房，原來金玉奴是唱西皮倒板、慢板，現在我改唱二黃倒板、迴龍、原板，為的是更適合當時的情感。金玉奴進帳內歸座；莫稽得意大笑，唱二黃散板上。金玉奴命眾丫環迎頭棒打，莫稽問起緣故，丫環說“此乃本地鄉風，新郎入洞房必先打四十大棒，否則

不叫入洞房”，莫稽信以为实，一心惦念巴结高枝，欣然忍痛挨打。玉奴又传下话来，叫他低头进门，面向外跪。莫稽此时不引以为耻，反引以为荣，连声不绝赞叹，说“到底是大家之女，有这大的规矩”，甘心情愿地跪倒了。玉奴勉强压住心中愤怒，用缓和的语气问他：“家中可有前妻？”他起初尚不承认，后知不能隐瞒，才说出娶过金玉奴。玉奴又问他：“如此我岂不作了二房？”这句话是有意试探他，看他如何回答。这时，莫稽为叫小姐放心，几乎说了实话，有这么一句：“我得中之后，我将她……”，但顾及到不能将杀人之事公然说出，才急速改口说：“我将得中，她就失足落水了。”接着，又说玉奴的出身贫寒，无福作夫人，不如小姐福大造化大等语，本想讨好逢迎小姐，不料弄巧成拙。玉奴听了他这番话，忍无可忍，冷笑说出：“你进了洞房，还没看见我，你回过头来看看我是谁呀？”语气严厉，眼神带怒，用手指己。这时莫稽利令智昏，就欢欢喜喜地立起身来，回头观看，见是玉奴，不由喊叫打鬼。玉奴问他：“你看这洞房之中，谁是人，谁又是鬼哪？”此时，他明白玉奴被林润搭救未死，婚姻大半无望，但是想：“我去拍拍林润，也许还能破镜重圆。”在原本里，此处玉奴有大段白口，责骂莫稽忘恩负义，大剥其皮；然后命丫环棒打。所谓“棒打薄情郎”，就指此处。我为要使玉奴当众官面前剥他的皮，揭发他的卑鄙行为，使众人同情玉奴，憎恨莫稽，将大

段道白放在林潤夫妇、甄顯臣、金松、丫环等人出場之后。然后她对林潤說明自己不能再与莫稽团圆，說的时候左手指着莫稽，眼睛含泪，滿脸恨容，恨不得一口吞吃莫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感到林潤夫妻劝她团圆，替莫稽說話的人太多了，却对自己的痛苦遭遇和悲憤心情不加諒解。林潤見狀，激起他的正义感，就命人摘去莫稽的烏紗帽，剝去他的官衣，最后說出：“回衙听参！”莫稽仍不死心，卑鄙齷齪地向金松哀求，金松恶狠狠的一句咧子說：“你喝豆汁去吧！”莫稽这时双手抱肩，还原了他在头場要飯时抱肩而上的身段，这样处理是为了前后呼应，首尾关照。最后，我加了两句唱：“多謝义父父母与我报仇雪恨，回家去作針黹勤操劳，我侍奉爹尊。”这样結束了全剧。

1959年6月

談《紅樓二尤》的唱做

我幼時就喜歡讀《紅樓夢》，尤二姐、尤三姐的故事尤其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一直稱道尤三姐那種敢恨敢愛、活潑爽朗的性格。也同情尤二姐因善良柔弱而遭受蹂躪、摧殘。我早就有把她們搬上舞台的想法，但一直沒能實現。1924年以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戲班爭排《紅樓夢》故事戲，我也開始編寫排演了《紅樓二尤》，了卻了我的夙願。當時我是有意地脫出窠臼，而且也想通過這樣的故事反映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和舊婚姻束縛下，婦女的命運是怎樣不幸和悲慘的。尤二姐、尤三姐雖然是兩個性格完全相反的人物，但她們都不能擺脫封建制度的魔掌；同時也揭露了封建士大夫、王公貴族荒淫無恥的生活。

我的《紅樓二尤》一戲，取材於《紅樓夢》第六十一回至六十九回一段，前半部的重點是尤三姐，後半部的重點為尤二姐。通過兩者的對比更有力的說明問題，使兩個人物的形象更加鮮明，也比較全面地抨擊了舊禮教。於是前後兩個主角必須由一個人來扮演，即一人前後分飾兩角：前部是以花旦應工的爽朗活潑的尤三姐，

后部是以閨門旦应工的善良柔弱的尤二姐。这在当时說，也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因为过去京剧戏班里行当分得很严格，只以旦行來說，其中又分出多少类别，如青衣、花旦、閨門旦、刀馬旦、武旦等。表演动作上也有严格的格律，青衣行必須終生演青衣，花旦行必須終生演花旦，不能越軌。我总認為这对一个演員的天才和全面发展都是有約束的。虽然說表演艺术应各有独擅，必須加以精到的鍛炼，非一人精力所能兼习，然而在一行中全面发展也还是必要的，因为同是一行必然有相同处和不同处。不論青衣、花旦、刀馬旦都是女性，只性格行动上的区别而已。演員了解了相同处，再进一步掌握其不同处，我想会把戏演得更好；而且也有利于刻划人物。否則不是表演上受到限制，使观众感受不深，就是割裂剧本，使剧情不能完整。因此我也借此剧打破了这种过去的陈規，給旦行的演出多少带来了一些变革。

三十年来不少后起演員仿效我，也演出《紅樓二尤》，最近我又給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的周长瑜、曲素英等青年演員說这出戏，我認為要把这两个角色演好，必須細致深入地了解整个故事內容，体会这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和遭遇，如果能从《紅樓夢》原文上多下一番工夫去体会，則更能得到良好的效果。有的同志仅从表面上了解，不去深入探討，結果把尤三姐演成如紅娘或《勘玉釧》中的韓玉姐一样，虽然这几个小姑娘在年龄上、天真活泼的性格上有某些近似的方地方，但她們的身

份和个人处境是大大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她们演成一类的人物，是很不妥当的。

尤三姐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她有着淳朴的稚气，在她们姊妹三人中她是最小的一个，受到母亲娇纵，所以她又是毫无顾忌，敢说敢做的。客居宁国府，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已经不能满意，而使她更不满意的是，她看不惯贾府那种荒淫无耻的生活，虽然身在豪华之门，但大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纯洁品质。在她刚一登场时唱的散板：“厌繁华暂躲避绮罗豪宴，且往这花园内寻觅清闲”。正表明她这种性格，因此不能按一般散板来唱，唱时应该爽朗痛快，用沉着、顿挫分明的音调，如果用缠绵而拉长声的唱法，就不符合人物性格了。尤三姐因看柳湘莲客串《雅观楼》，由听歌赏舞而一见倾心。在旧社会，男女受封建礼教约束，不可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生活，男女界限很严，根本没有接近的机会，更谈不到选择配偶的自由，因此这种蓦然一见钟情是很自然的事。虽然如此，但在这里尤三姐的表演应该是有层次的，不能一见柳湘莲，立刻眉飞色舞，举止失措，把她演成个荡妇。尤三姐毕竟还是一个天真的小姑娘，来这儿的目的是主要为看戏；所以她刚开始时应该是全神贯注于看戏，渐渐地由看戏而对演戏的人——柳湘莲产生爱的萌芽，进而引起感情上的波动，二目凝视着柳湘莲，忘其所以，由爱慕之痴情与歌舞的感受，以至于下意识的手足亦随之舞动，

曲終柳湘蓮下場后，再重复描写她的内心变化也是合情合理的。要通过在这里唱的几句搖板，把她的这种心情表达出来，用唱腔、神情和手势向观众一一交代明白。这里的唱詞是：“觀此劇不由人心情撩亂，我看他眉目間英氣迷漫，一霎時引得我柔腸百轉，倒叫我羞怯怯有話難言。”这四句唱包括了对爱慕的人——柳湘蓮的回忆，自己的感情冲动和少女初动爱情时的内心羞怯等种种交織着的情感。唱第一句“觀此劇不由人心情撩亂”时，要从右手虛拟撫心，面部不可呈現輕浮，而要兩眉微蹙，以描摹她当时不可压抑的情感；第二句“我看他眉目間英氣迷漫”是她追忆所爱慕的人的形象，先是要有回想的神态，唱至“眉目間”时，要面含微笑，以右手指眉，至“英氣迷漫”时，要面現得意的神情，雙手握拳，平張兩臂，以摹拟柳湘蓮的英武姿态，由癡想而忘形，以致手舞足蹈，因而引起同座人的惊異。当尤二姐問道“妹妹，你这是怎么啦？”时，她的幻梦突被打破，猛然醒悟，自知失态，那种羞羞答答心情立时表露出来，便接着唱第四句。这四句的腔調要求纏綿委婉，偏重抒情。四句唱完后有和賈珍的几句对白，問戏的名字和演戏人的名字等，主要是追思柳湘蓮，因此要从内心去作戏，不能停留在單純的問答話上，随着問話，眼神上要表現出癡情注視来，說明她虽在和賈珍說話，心中却想的是柳湘蓮。当尤二姐說“咱們回去吧”后的下場，要用側身橫蹉步，作出不忍离去的神情；只有每一个小

过节都注意到，才能把这一场的尤三姐的心情表达出来。

戏的第四场是前部的高潮，这场里一方面继续了尤三姐不满豪门权势，痴情于意中人的心情，一方面也表现了她不畏权势，敢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刚毅爽朗性格，所以说她是“烫手的肥羊肉”，“扎手的玫瑰花”，而她这种性格既是本身就有的，又是由外界的刺激所引起的，也正是她纯正的抗生素。上场时唱的八句四平调，主要是抒发她不满于环境的幽怨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心情，出场时的情绪，要和前场连接起来，面部表现如痴如呆，丢魂失魄，步伐懒洋洋的。唱第一句“替人家守门户百无聊赖”时，要将双手并拳在胸前左右摇摆，表示无可奈何的苦闷；唱第二句“钏日里坐春闱愁上心来”时，要以双手回指自己的胸部，表示她不能排遣的一腔幽怨；第三句“那一日看戏文把人恋爱”是回想以往，随唱随在行弦中夹白，念至“……看那清客子弟唱雅观楼呵”时，必须回身低头以表示她的羞涩，唱腔中“那一白”三字声韵要平漫的拖长，至“爱”字要缠绵，以注视的眼神表示她的回忆，第四句“你看他雄赳赳一表人才，至“看他”时用垛字，在“雄”字后要一顿，然后悠扬的唱出“赳赳”二字，行腔时“赳”字尾音是“哦”字的韵，要照顾到字正腔圆，如果要垫些呀哪等字，就出了韵，也不合情感了。在唱到“雄赳赳”时的身段仍要挺胸张臂，唱到“一表人才”时以右手指脸，以摹拟柳湘莲的英姿，并形容其俊俏的面孔。接